皕宋樓藏書志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三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補遺各一卷舊抄本鮑淥飲舊藏

宋賀方回撰　後有墓誌銘程俱撰

慶湖遺老者越人賀鑄方回也賀本慶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吳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禍王子慶忌挺身犇衞妻子迸度淛水隱會稽上越人哀之予淛澤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慶氏名

其田曰慶湖今爲鏡湖傳譌也漢孝安帝時避帝本生諱改賀氏水亦號賀家湖焉家牒載謝承會稽先賢傳敘略如此唐代既須勳格百家圖譜併爲煨燼元和中林寶集著姓纂臆謂賀氏慶封之後非是按封刼專齊政田氏患之聚三族甲環其宮而夷其族封僅身免走魯遷吳卒被屠戮安有遺種哉吾家特會稽一族他州之賀蓋賀蘭賀若賀跋賀婁賀魯賀葛賀賴賀逑賀兒賀略孤吐賀諸姓省焉鑄十五代祖適秘書外監之從祖弟諱知止少味老易躬耕不

仕開元末與崇玄學本道三以道舉薦送不赴
會有聞于朝者起家拜上虞丞秩滿試任城令
時李翰林白寓遊是邑與公相從于詩酒間謀
其美政書公堂之壁後人鐫詩石今或存焉久
之遷陽谷令卒官民懷其惠遮留喪車不得時
發因權窆縣之北原三孤卽壠爲廬免喪抜安
史之亂縣又改隸東平尋爲李正已巢據之寖
用非法游民浮房禁不聽還伯仲定居陽穀俾
季陰歸會稽以持先業皆力田自潔不復爲仕
宦計季實吾祖也歲一北走省展存歿且自誓

約生雖居死當附骨先壠之次逮七世孫遵約
不墜後屬董昌盜越民罹其毒因棄業北遷合
族焉國朝綠外戚賜第開封隆和里六代祖廣
平王始別葬于浚儀固子陂之原高祖平州府
君受命北征郎詔其家嗣曰吾家本慶氏昔王
子嘗寓于衞而子必以舊氏名之吾死必封樹
衞郊示不忘本府君竟死事朔野曾祖以哀毀
廢于家但名其子而重詔之天聖初大祖總北
道坰牧之正遂卜府君之新阡于衞屬邑共城
東原仍徙貫焉行先志也鑄少有狂疾且恭外

監之爲人顧遷北已久嘗以北宗狂客自況今寖老且疾念歸何時而亟更舊稱者亦首丘之義耳鑄生于皇祐壬辰始七齡蒙先子專授五七言聲律日以章句自課迄元祐戊辰中間蓋半甲子凡著之稿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數年一閱故稿爲妄作也卽投諸煬竈灰滅後已者屢矣年髮過壯志氣日衰落吟諷雖夙所嗜亦頗厭謌聲偶句之煩計後日所賦益寡而未必工于前念前日之爨燼爲妄棄也始裒拾其餘而繕寫之後八年僅得成集以雜言轉韵

不拘古律者爲歌行第一卷以聲義近古五字結句者爲古體詩第二第三第四卷以聲從唐律五字結句者爲近體五言第五卷以聲從唐律七字結句者爲近體長句第六第七卷以不拘古律五字二韵者爲五言絶句第八卷以聲從唐律七字二韵者爲七言絶句第九卷隨篇敘其歲月與所賦之地者異時開卷回想陳迹喟然而嘆莞爾而笑猶足以起予狂也倘夢境幻身未遽壞滅嗣有所賦斷自巳亥歲列爲後集云丙子十月庚戌江夏貢泉監呵堵齋序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友自是一别聲迹不相聞葢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辭義淸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其氣槩足以自表於世意功名可必也逮今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眞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其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可以自

釋也是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延平楊時書

公娶濟㠯恪公之女公之子提幹君㢘復娶㠯恪之孫實外姑之親姊故予獲識其子省幹君承祖者嘗從訪公遺文曰先祖昔寓毗陵中間擾攘凡所著文編悉爲敵人攜去獨巾箱有別錄慶湖詩前集在因假傳寫正其字畫譌舛而疑者𨵿之又從趙氏得公墓刻併書於卷末庶知公之出處本末云乾道丙戌歲仲夏望日鄂邸

鄂寇與令威父記

賀公詩詞妙天下㓜年每竊聞諸老稱其名章

俊語今詞盛行於世詩則罕見余傳錄此編久
矣意俟後集併爲鋟木念未易得恐失因循迺
以所積節儀折色等錢刻置郡齋須爲德清令
邑子以公留題在順二絕相示嘗揭之亭上今
附載於是紹熙壬子七月朔晉陵胡澄題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
鍛煉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
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
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無事文學士見
貴重季眞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極當世華

飄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雲漢登泰華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眞去後四百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江湖上蓋鑑湖遺老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官錢塘及通守兩郡輒謝病去爲岳祠吏又一旦拂衣冠客吳下窮達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爲人益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黃不去手反如寒

若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爲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閑思怨之情方回慨多感激其理財治劇之方亹亹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遇軒冕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奇窮骯髒可憎方回多交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惡無溢言爲我詳而敘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邪政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敘

稟伏讀前集序云自己卯歲嗣有所賦別爲後集所謂後集以經兵火散失不復得有近搜故

藁所遺及於佛祠廟宇題詠洎碑刻鐫勒并上
大夫親戚傳誦得其一二皆此集中無者故續
書卷尾爲後集之補遺廩老矣不復得其全集
後之子孫續有得者當綴其末
始予讀公墓誌謂有詩二十卷而所得前集財
九卷竊疑其脫略以公自序如此且其孫所手
抄遂信之揭來邵陽因命録木既而有于公家
嘗傳卷之十者爲予校讐果少近體一卷缺古
風一首絕句二十首又得之公子廩孫登補遺
二十七篇并程公之序錄以見寄賜瓜代之日

無幾不暇附益改作姑目曰拾遺而亟刻之以全其集云紹熙癸丑三月五日澄書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 舊抄本

宋賀鑄撰 卷九後附墓誌銘程俱撰

自序

楊時跋 政和甲午

寇𢘙跋 乾道丙戌

胡澄跋 紹熙壬子

程俱敘 政和五年

賀廩跋

胡澄跋　紹熙癸丑

黃氏手跋曰余喜書書兼蓄重出之本即破爛不全者亦復蓄之重出者取爲讐勘之具不全者或待殘缺之補也余每戲謂友朋曰余譬惜字會出分金特稍從厚爾即如此舊抄賀方回集北半部係余友海甯陳徵君仲魚所贈以余有重出之本或可據舊藏者補錄其半俾成完璧然余第藏諸篋笥忽忽未有以補也頃張君訒菴頗與余同嗜近亦以余所爲兼收並蓄竹頭木屑之說爲是故遇書之不全者亦時得之

一日邀余觀新收之書內有慶湖遺老詩集之半余細閱之似與仲魚所贈者相似末卽言明歸取證之竟爲延平之合惟第六卷仍缺卽前本之目亦已失之訒菴一一補完屬爲跋其顛末余曰此事固奇然不在乎書合之奇而在乎所以書合之奇蓋兼書重出之本及不全之本此余一已之獨見也而訒菴竟以余言爲然忽復效尤卽獲奇驗則此蒐集特爲訒菴軔之始耳余樂訒菴之與予同心而并樂訒菴之堅信余說有此巧遇可以鼓興弗衰藏書家不又得

一人邪裝成仲魚適從海甯至因屬同爲欣賞

焉甲戌重陽後復翁

陳氏手跋曰余向從武林書肆得陳古靈集半

部係謝在杭家鈔本曾柾湖元亮處各有印記

越數年錢君廣伯復得其後半部一一不爽遂

成完璧今已贈荆谿陳景辰布衣以其爲古靈

後人也吳槎客明經有跋載諸拜經樓文集一

時傳爲勝事此慶湖遺老集上卷曾獲諸吳城

元妙觀書坊因思黃復翁家藏書最多舊鈔祕

冊或可抄全所以特贈豈意張君訒菴適有是

集之下卷今秋偶為復翁所見遂以余所贈者
歸于訒菴延津之劍分而更合已屬奇事而裝
潢甫竟余自海甯適至吳中則又奇之又奇也
嘉慶十九年九月十三日陳鱣記
文瀾閣傳抄本
摛文堂集十五卷
宋慕容彥逢撰
古今以文名家者多矣其有兼作者之妙爲百
代之師者文忠蘇公而已是以皇上萬幾之暇
親御翰墨爲之序贊有曰他人之文或得或失
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

置左右以爲矜式大哉王言誠萬世不刋之典
當時學士大夫有經品題皆足以垂世況深蒙
見知者乎尚書文友公家世伊洛河南王之遠
裔也天姿秀拔自幼篤學之老不倦家藏書數
萬卷手親是正不憚寒暑著中者既豐故發諸
外者汪洋大肆浩浩乎莫之禦也元祐閒弱冠
登進士第至紹聖初屬詞科一試而首中之
雅爲蘇公所器重誠以道德文章有默契于言
意之表宜乎聲相應氣相求也公司鳳閣直䜟
坡登八座五知貢舉天下服其鑑之高名公

鉅卿多出其門揚歷非途垂三十載惜乎位不
滿德未足究其所學而恭和聖製敷演辭命忠
言讜論高文大册每篇奏御必蒙褒嘉眞足以
造作者之淵源垂將來之軌範也平生所著百
有餘卷因兵火盜賊之後散失幾盡慕容太守
爲公嫡孫力於親舊間搜訪所藏僅及千篇思
其先後踳駁且命與祖訂正之與祖普太守之
志能使乃祖鴻筆麗藻光傳後世孝也天下學
者有所師法仁也仁且孝君子之能事畢矣奚
敢以不敏辭若迺孝友之行忠誼之節謀猷之

嘉德量之廣操履之正建明之公有朝廷謚議與夫行狀誌銘在開卷昭然固無待僕措辭而後見也輒因其文而次第之以爲不朽之傳公諱彥逢字叔遇文友其謚云淳熙十有四年歲次丁未正月上日從政郎𡩋州州學教授劉興祖謹序

先大父少師文友公弱冠登元祐進士第逮紹聖初首中詞科之選自會稽教官被召際遇明主徧歷臺省進登八座平居暇日未嘗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內制十卷外制二十卷講解五卷

奏議五卷因兵火盜賊之後散失幾盡綸近於
親舊間搜訪所得僅及千篇分爲三十卷命工
鏤版目以文友公摛文堂集時淳熙十四年歲
次丁未下元日第四孫朝奉郎權知象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綸書

東堂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毛滂撰

劉左史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劉安禮撰

留元剛二劉文集序曰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

道伊川東南之士多從之遊而爲永嘉倡者太
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中二劉公也嗟夫人
不可不學學不可不知道世之口先王行市人
者其誰曰不知學哉學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
間聲音笑貌之末外浮而內不實言出而行不
逮非學也假學以文姦飾學以欺人者也是其
自謀襲利與其俱濟汨爾禍福得喪之衡安有
所存者耶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
他甘心擯黜曾是師伊川爲苟貧賤者阻鄉志
元於請張旁出之時挫蔡京於熖勢方張之日

不移不詘何恃能爾而講學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于三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傚亦反其本而已矣

朱氏手跋曰曩從劉考功公畝借鈔二劉長史合集元禮止得半部而已康熙壬午福州林孝廉吉人以鈔本見寄乃得全竹垞老人識

劉左史文集四卷附錄一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劉安禮撰

留元剛序

劉給事集五卷 勞季言手校本

宋永嘉劉安上著　附行狀　薛嘉言撰

留元剛二劉文集序

劉給事集五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永嘉劉安上著　附行狀　薛嘉言撰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抄本

宋眉山唐庚子西著

鄭總序曰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以道志春秋以道名分易以道陰陽此之謂道易順而書險詩葩而春秋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字而詩復須韵以成章此之謂文文非道無以

立訓而垂世道非文無以示人而行遠堯舜禹湯周孔孟氏皆明道立訓之文雖秦火洞然傳之不絕其後楊雄韓柳之徒復著書能文柳雖少時嘗進不擇所附以至于僨然能學道自勵贖咎誦非其文攻破世盲有補教化故卒配韓以傳若士之見道不明與雖明而無守文不主道但求其工或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然有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闓於一時亦不傳於後世然則文之與道如耳有聰目有明血有氣形有神要之不可斯須違離然後盡善此學

者所當知也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官嶺南余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爲人不論可知矣屬意遺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爲殆近短謚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淵浩然東不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而復之終數百言爾此其所以爲奇天人談妙于元珠四老變棋于一枰可謂小乎其胸中如此使摭之世則善然自謫而衰連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爲哀之韓退之謂柳子厚斥不

人窮不極其文學詞意必不能自以力傳于後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余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須科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大人先生能輕重人爲世所信者稱之其勢足以相因而後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爰而錄之爰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丏其本而刊焉士方留意于時學蕩音同律始得爲醞佗文若不適用不足爰乃今不然

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于西眞豪傑之士太學誠賢士之闕哉子西與余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世出世間法余常謂子西金屑雖貴著眼成疾文章習氣盡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入耳子西戲答曰吾嘗盡此生筆硯閒寂然之樂俟來世尙未晚也坐盤然而笑嗚呼行成於思業精於勤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機爲是故也學者有意於傳則以先生爲法

宣和四年五月一日序

予兄子西自焖龀學爲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魄落胆及入官以來所著愈多至被請南遷其文益工然隨作隨散不復留稾故今所存者極少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逓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昔昌黎文公集其子婿李漢編而序之杜子美詩故相呂公微仲爲作年譜予與兄手足之愛親炙最久其編次之意發揮之功庶或幾於二子焉若夫吾兄子西之文其名之布于天下爲

搢紳之所欣慕至其撰著或有先後所造或有
淺深則覽者當自辨之固不待予言而後知也
宣和四年六月日弟庾序
近世以文集顯於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
舒王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
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雖
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氏而樂誦之
故言之易以信而傳之易以顯其勢然也乃若
有其官而文不顯有其文而官不顯二者不可
兼故其傳之誠難若唐先生者所謂有其文而

官不顯者也先生名庚字子西眉州眉山人也紹聖中以進士中第爲州縣官至大觀始入爲博士士大夫稍道其文而世亦未盡知之政和初謫居海表流離困苦盡六年而不返然身益窮而文益富也其後歸京師僦居于景德寺予時與先生比舍而日得見先生之所爲文頗嘗請其本以傳而先生辭曰予以是得名亦以是得謗可一覽而足不必丐而去也於是不果傳焉退復私念曰先生之文金玉也雖閉藏埋沒不求人知然氣焰光彩久而必見于世蓋所謂

不待官而後顯也已昔屈原以離騷顯陶潛以歸去來顯盧仝則以茶歌顯顧當時達官豈無其人而三子獨得顯于世豈非以其文乎今先生之文予知其不久而遂顯也先生死不一年果有裒其文以來京師者而太學之士日傳千百本而未已然惜其所傳者止此今始序而藏之庶幾他日必有得其完本者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溫陵呂榮義德修序

政和中先君寺丞赴官潮陽道出鵝城謁國博唐公一見傾蓋如平生自是書札往來無非論

文評詩未嘗一語以及俗事也而道義之交趣尙之同先君固已序之矣得唐公之文凡四十五首詩賦一百八十有五首唐公嘗云吾以是得名亦以是擯謗不欲盡傳之人故所得止如是而已康佐承乏惠陽暇日閱禹公集蓋東坡先生與唐公謫居時著述也唐公之文凡十有二首詩賦一百十一首與吾先君所傳頗有重複既而進士葛彭年以所藏閩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詩賦二百八十七首較之所見稍加多矣而篇秩殽亂句讀舛訛殆不可辨未幾又得

蜀本于歸善令張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
首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閩本益加多矣而泪
損甚少可以取正康佐以郡事倥偬遂屬教授
王維則仇校旁援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據依而
唐公之文遂爲全編因其名類勒爲三十卷命
刻板摹既且將以傳示學者使知至人必有至
文而先生之名可以不朽矣且以成吾先君友
之之義而後世之尚友者愈無窮矣書成矣題
之篇末紹興二十一年仲冬左朝奉郎權發遣
惠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鄭康佐謹

跋

味道者不以聲色論文亦如之道散學非一家言日出而無窮君子病焉昔之人惟其所得於此而寓之于彼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莊周曰是其言猶時女也周書詼詭連汴無端崖而自好如此不誣也陶靖節不仕不隱不以萬物之好易北窓之凉即其詩豈與魏晉同其聲色哉先君自幼承學于䢍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也旣仕矣始紹聖訖政宣名稱益高身日益困折先君常謂所知曰後世有楊子

雲此復何慨嗚呼昔子雲亦蜀人仕漢不遇比
没且無子今其傳非以書故耶其流風甚遠其
樹立甚大故其于文辛皆懲世漫靡多所矯拂
扶雅黜鄭不爲苟作當是時如摻南風之絃以
遊北里雖濫吹雜然衆寡莫敵而平和雅淡之
音厭服于人心者且久而愈信也今其傳如存
舊如辨同寶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議賞如察
言寇崇觀以來邊釁以之宣和中朝京師燕薊
始事公因作韓忠惠公傳斥其非幾以身殉焉
是又豈空言哉嗚呼昔魯大夫臧文仲既殁其

言立叔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先君攜束書度嶺閱五年而後歸世皆憐其窮惟其身方擯斥且死而其言率憂深不怨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微也且先君觀子雲年與位皆未究先君有不令不孝之子雖存而玄不傳他日徙因其書之遺質之父兄見聞欲少發其端緒而家難流落復多散逸不果嗚呼尚忍言哉嘉祐熙甯間皇大父淹有盛名于西南學者爭宗師之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詵薦之于朝不報其徒蕊與蜀先張氏蘇氏

中分晉至其推明六經謂易詩書始著乾坤君臣夫婦之正禮樂藏諸用春秋謹其變繫辭之旨微奧莫不發春秋之作盡獲麟無褒獨推原孟軻氏而挈然負與于諸儒者如此先君年二十擢第四十南遷五十而先君沒後四十餘年羅浮之人乃相與竊竊然尸祝而俎豆之于今不忘然則先君子雲之歎與叔孫不朽之言所以期之後世者復何如哉紹興歲己卯立春日

男左朝奉大夫權知饒州軍州事文若謹書

洪龜父集二卷　鮑淥飲手校本

宋洪朋撰

李忠愍集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若水撰　後附建炎贈官賜謚誥詞

靖康禍變敵騎長驅四郊多壘猛不可當所在望風土崩瓦解欽宗皇帝擢先公於庶官兩持使者節入尼雅滿軍誓欲捐軀以濟艱難壽城之死素定於胸中非一時不得已而爲之者於戲人誰不死先公之死酷矣頤已解舌已斷猶奮罵噴血終至於身首異處當此之時天地爲之變色日月爲之無光戰士爲之嗟惋敵帥爲

之羞畏先公已死死適我大父母皆耄年故事迹
中略其所以死重貽二老人之深憂也獨秭歸
費守樞爲先公文集序今鋟木於蜀中能不沒
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諸父淪亡因於祕稿
中又得其遺事始盡事之本末湮爛歲月侵尋
世不得而知之他日當列諸朝祈補史之闕文
先公雖死謂之不死可也孤浚涓泣血書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　鈔本

宋傅察撰　後附行狀晁公休撰

周必大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之八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四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　舊抄本

宋李綱撰　後附年譜行狀謚議等爲附錄六卷

陳俊卿序曰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强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

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比
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
其變蓋天之佑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是數君
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
則有命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
旣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觀覽其遺文萊公他
文不甚見于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
格高旨深而思遠眞作之傑者也至於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于文字議奏之間者
或簡重而莊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勳

業惟稱李公近與予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爲
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裒集其文以
示予求序以冠其端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予
讀之而歎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
患乎無其才有其才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
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
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
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于用節著于論水災贊
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
怪方敵騎闖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遷避

之說公子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
萬乘爲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
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敘成敗利害灼然如
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
之謀盡用則敵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勳業可
以絕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于讒而不之竟也
光孝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
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
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之與時論
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動

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樹立陳迹足以暴于後世況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于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乘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旣諾秀之之請奪于多事未暇綴思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朱子序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于人事之變而迫于氣數屈伸消長之不齊是以

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間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

敵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于未然
者不幸論官而去而不七年間敵騎遂薄都城
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
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
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
卻强敵然自重圍旣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
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
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
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閒蜂起遠謫遐荒
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

棠慨然以修政事禦强鄰爲己任誅僭逆定經
制寛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敝法招兵買馬經
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造張所撫河北
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
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
然在位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時
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
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切反覆以終其身葢旣
薨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凡若干卷其言正大
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絶去凋飾而變化

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説如出于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熹書其役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于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于建炎則中原必不至于淪陷用于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于江海之濱而尚貽吾君今日

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之時而不勝失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于然與嗚呼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歎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出涕于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燕之覲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卷之末使覽者無疑于

福公之言云時湻熙十年十月既望謹書

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勳名震夷夏其所抱負亦大矣而功業未就玆豈非天乎中興一代事業著爲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況于靖康之事欲其無遺逸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爲多亦足以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于設施之畧奏議始末具存史筆于此當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以矣是書前後序文諸老先生所述爲詳頴獨善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于世故爲之書其刊

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大夫集英

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

大有謹按先大父家傳末云每有議奏下筆數

千言俄頃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爲心籌

畫計策胷次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

年于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

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稽異

于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

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厚而備文章歌詩奏議百

有餘篇其在政府帥府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

傳信奉迎二錄時政記進退志制誥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嗚呼亦富矣哉此叔祖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語說卷帙仍舊而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爲篇百有七十內以傳信錄時政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卷是爲今書蓋其後諸人所離合譔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稿書問亦然則後人裒集當無遺逸顧虆謝距今七十載獨子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誘此書則實與國史相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淳熙末

年先子嘗橅寫投進併高宗爲大元帥時所賜
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獎亟命宣索宸翰眞跡
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謚中間史院取索亦嘗
錄上然廣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
恨無方板行大父遺文而于此書尤切大有欽
承遺旨　食痛心克員船模適帑藏空匱兩膚
使先後極盟鳩工鋟木太守今春官章公尚書
郎趙德甫皆助以貲而尚書章公又幸爲之跋
以垂信術垂于天下　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幽
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炎興間中原變故國

步艱難極矣一時謀議之臧否處置之當否敵騎之所以既卻而復至王室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係于君子小人之進退世多措于成敗已然之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大有敢獨以爲私門存没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模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翁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他書未傳大有不題倘庶幾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歲次乙未夏五月既望门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嘗侍先大父游焉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相嘗讀書于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靑著立米去皮邪時節儘先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壁間者往往成誦應龍從旁習其辭閒記一二至于今不忘其後稍長慨慕丞相之英風儀槩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苦不多見蓋鄉人無能收

之者每每爲恨逮守溫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錄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于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爲不朽以有後爲不死公之文既得其子宣而集之又得其孫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眞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于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于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鋟

木焉并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
進有以稽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朔請大
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
事鄒應龍謹書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
樵水適在鄒鄉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槩
凜凜如存敬以公所著刊于郡齋若夫出處大
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
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巳知有丞相忠定

公之勳烈又嘗于碑刻閒誦公元遺上方詩適足以見其憂國之情數數不忘自此詩之外他文益未之及見官晝錦之鄉即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錄諸板且命登載其事因得盡觀其所為文大抵英風義氣陵邁軒發其建議切而當其表奏質而忠制誥之文宏而溫諷諭之辭駮而辨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沖澹高遠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有慷慨激烈之意箴銘序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興文人固不為少要知公之氣槩益不可揜

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集刊于秋之九月成于冬之十二月其為册三十有二爲卷一百八十集既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于朝有職于列者皆得味其衣想其人因以彷彿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爲傳遠而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迪功郎邵武軍軍學教授黃登拜手嘉定癸酉年某月某日謹跋

往竊惟大丞相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

著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
尤備邵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刊奏議獨文集
尚缺焉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繡里莅事
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
其族孫國録示以全帙注盥手熏誦至于再三
願雖不肖亦知與起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
凡三月而後成于以傳示將來啟迪後學注亦
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庚辰冬十
有二月朝議大夫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
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余家三山寓于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右于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御扎批劄百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具載公集中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閏郡遭火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即刊補之蓋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興世教而武陽公鄉邦也集尤宜存公為靖康執政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蜂起比公時湖南帥江西皆席不暇煖其所著立朝

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詎止是耶千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附膺而長歎余假守一年有半値寇荒交急之秋求公時曾不過盈蕢疥癬耳而鬚髮爲白于以知公之爲難也追感前事識于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樂趙以夫書

初寮集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王安中撰

周必大序

徽宗皇帝在位歲久文士詩人一時輩出不減

元和長慶間人物如參政翟公待制韓公翰林汪公初寮先生王公皆以文辭自顯號爲傑出不可跂及者餘未易殫數也初寮益文健而深詩麗而雅至于制詔渾厚足以風動四方則李公漢老以爲當承平之世多褒揚粉澤之詞使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不得施于戰士勿謂子孫之謀更存輔車之勢不得加于叛國嗚呼其盡之矣自往至今幾三十年諸公之墓木何止拱把讀之使人想見當時文采風流之勝劉夔得云休唱內前供奉曲貞元朝士已無多是亦足

以爲初寮之歎也周紫芝撰

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于一時其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楊公破碎聖人爲世巨害著論排之甚力然當時文宗鉅儒司翰墨之職者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公安道高簡粹純王公禹玉溫潤典裁元公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先生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騏驥而騁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鑾馳之蟻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此哉初寮先生太保王公自布衣文稱天下由

東觀入掖垣由烏府登鼇禁皆天下第一選司
內外制者累年其所製體大而義嚴事覈而旨
深奇而不失正雄而不為夸褒勳勞則有帶礪
丹青之信施霈宥則有雨露涵濡之澤文治平
則祥極乎鳳麟申戒飭則誠著乎金石嘉武節
則毅乎彪虎之威美文德則昭乎藻火之華皆
極其致蓋與本朝三數公不相上下而馳騁乎
燕許常揚之域若不以儷製拘之駸駸乎漢氏
矣蓋公天才英邁筆力有餘于文于詩皆瓌奇
高妙無所不能故出為世用者如此徽宗皇帝

即位以來擅制誥之美者公一人而已得不謂一代之奇文歟雲龕李邴撰 案此序蓋初寮內外制專集也內外制今不存惟此序見于永樂大典今附載于此

橫塘集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許景衡撰

西渡集二卷補遺一卷 鮑渌飲手校本

宋洪炎玉父撰

老圃集二卷 鮑渌飲手校本

宋洪芻撰

丹陽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葛勝仲撰

浮溪文粹十五卷 明刊本

宋汪藻撰

胡堯臣序 嘉靖

馬金䟦 正德元年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翟汝文撰

莊簡集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光撰

松隱文集三十九卷 舊抄本

宋曹勛撰

洪益中序 正統五年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

宋葉夢得撰

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公紹興八年再領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别有總集百卷昨已刊于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索此本欲寘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簹謹題

國史書目載石林公文集一百卷虞山桑思玄

藏書目曾有之思玄去今百有餘年已不可得此從毛子晉借抄子晉得于建康焦氏焦乃澹園後人也噫予未孫不克見先人之書又知交寡少無由訪求有其志而無其力悲夫二十代孫萬又名樹遴謹識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 元刊本 稽瑞樓舊藏

宋陳與義撰胡穉箋

詩無論拙惡忌矜持蹭彼日月不在情景入玄彼黍離離不分奇聞異事流盪自然要以暢極而止彼訏謨定命遠猶辰告雖爲德人深致若

論其感發瀳至故不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句比之柔腸易斷復何以學問著力為哉詩至晚唐已厭至近年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於不不可莊語而學問為無用也荊公爰帖排奡時出經史然格體如一及黃太史嬌然特出新意眞欲盡用萬卷與李杜爭能於一辭一字之頃其極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余嘗謂晉人語言使壹用為詩皆當掩出古今無它眞故也世間用事之妙韓淮陰所謂是在兵法諸君未知之者豈可以馬尾而數蟲魚而注哉后山自謂

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示枯槁又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帷嗛簡齋以后山體用后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肌骨勻稱古稱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簡齋視陳黃節制亮無所及則后山比簡齋刻削侷似矜持未盡去也此詩之至也吾執鞭古人豈敢叛去獨爲簡齋校書或問朱詩簡齋至矣畢竟比坡公何如曰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廬陵須溪劉 辰翁 序

案此元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六字小字雙

行大黑口第一卷賦二之十四卷詩第十五卷則無住詞也穉字仲孺號竹坡宋紹興時人其注皆注出處不同稗販而與酬贈諸人皆一一考明里貫仕履眞爲簡齋功臣張氏藏書志所載宋刊三十卷本前有樓鑰及穉自序此元刊合并本兩序已失

簡齋詩集十五卷 明初刊本

宋陳與義撰

劉辰翁序

晦齋跋

北山小集四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信安程俱撰 後附行狀 程瑀撰

葉夢得序曰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爲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苑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卽爲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趨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

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名見政事堂
會有間之者復得間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
和初復名入館稍遷爲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
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爲天子掌制命文
章擅一時葢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爲難
行而毁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
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
其毁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
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搖
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

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晩而在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恭其爲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豪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裒次平生所爲文欲屬余爲序會兵與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向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爲四十卷夫天旣以是

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眾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爲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俱今爲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紫微舍人程公先生建炎已酉歲自太常少卿出守嘉禾作肅過之館於郡齋會左丞葉公罷

政經從調先生作肅屬耳屏問聽話言則闕公曰別去未有復見日吾二人後死者其誌先死者之墓先生曰左丞勳業未艾某不日溘先朝露當勤大手筆紹興甲子歲先生卒其子請公如約公從之僅述誌敘未及銘詩而薨然其藁今傳於世也其略曰其爲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進則掌天子書命退猶將付以太史氏之筆蓋有不可誣者焉議者謂公之誌文實踐平生然諾必不虛美以誑墓中人有以取信於學士大夫也作肅昔爲南徐學官時偶先生卜居

在焉一日裁書問文於先生先生翌日答書凡數百言其要曰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之書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非惟讀之而已取舍是非了然於心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發焉者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嗚呼先生論文淵源如此則謂其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未爲過也頃又嘗見大參毗陵張公言先生嘗爲毗陵筦庫因見鄒忠公公與語連日奇之謂人曰程致道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者也忠公德名甚重不輕許可則

其所取又有出文辭之外者矣門人中吳鄭作

肅序

桃溪居士集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劉才卲撰

周必大序　嘉泰元年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

聖制作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

經天緯衣被萬物河嶽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

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

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時則

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絃覩漢之遷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葢奄有而包舉之矣中更群小崇姦絀正目爲僻學禁而錮之葢斯文至此而一危也惟我廬陵有濂溪之王楊溪之劉兩先生自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疲藏夜則繙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迨暇或哦詩歌或續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薦紳紙價爲高嗟乎若兩先生當妖禽羣吠而發紫鸞之鳴折楊騄歌

而奏清廟之瑟鷸冠妖服之靡麗而觀黃收純
衣之製其有大勳勞於斯文其偉乎哉予生十
有七年始得進拜濾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
告予者太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楳
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學犯禁
之說也今兩先生遠矣予亦老而歸休矣楳溪
之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
書曰楳溪集者示予請書其後予披而讀之見
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凡楳溪拔新領異之
詩登峯造極之文旣摘張發揮不遺餘矣予尙

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以告予者于篇末俾後學者有聞焉盧溪又云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書皆毀其板獨一貴戚家刻印印焉率黃金斤易坡文十盡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習此學有知當時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者本皆泯然與草木共盡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耳奚病哉古者聖賢君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之是非何如而已時之好惡足爲之動耶六一坡谷其知

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力學衆人之所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檆溪諱才邵字美中瀘溪諱庭珪字民瞻皆擢進士第檆溪再中宏詞科終官工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贈顯謨閣直學士瀘溪晚爲國子監簿終官直敷文閣奉祠云嘉　三年十月丙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楊萬里謹序